

2026 海派年味

上交奏响上海新春音乐会 向世界传递“中国年味”

2月6日,2026上海新春音乐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。音乐总监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,携手二胡演奏家姜建华、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、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顾文梦、小提琴新星章奥哲以及马头琴与呼麦演奏家哈斯巴根,让乐迷们提前感受了浓郁的新春年味。“这既是对文化遗产的礼赞,也是新篇启幕的象征。”余隆说。用中外两首曲目贺新春的廖昌永也表示,自己和余隆总监商量的选曲,“像中国特色的曲目最终选了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我们想表达的是‘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’,天下华人都是家,不论远隔千山万水,人在何方,只要心中有那份思念和乡愁,大家同在一轮明月下,都是在一起的”。

青年报记者 陈宏

这场音乐会的曲目荟萃中西、贯通古今。从过年必听的《春节序曲》、化用传统经典的《红梅随想曲》与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到描绘祖国广袤与少数民族特色的《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》、马头琴与乐队狂想曲《念》(世界首演),再到95后作曲家梁皓一笔下的《中国厨房——味觉的盛宴》与外国音乐家克莱斯勒所写的《中国花鼓》,深邃广博的中国文化透过来自不同时空的视角被传承、被转译、被创新,又通过上海新春音乐会的舞台触达全球听众。配合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《风流寡妇》等歌剧名作,构成一场纵横东西的文化和鸣。

开篇的《春节序曲》是大家心中与年味绑定的标志性音乐记忆,上海交响乐团委约梁皓一创作的《中国厨房》则进一步将气氛“炒”热,把观众拉至年夜饭桌旁。

二胡协奏曲《红梅随想曲》的主题旋律根据歌剧《江姐》中的《红梅赞》改编而成,借红梅的高洁坚韧,讴歌其革命理想与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。担纲独奏的演奏家姜建华参与了



2026上海新春音乐会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《红梅随想曲》创作与首演的全过程,她回忆:“这部作品的首演成功,引起了音乐界和全社会的巨大反响。时隔47年,演奏此曲时我仍然非常感动。”

廖昌永享有“全球华人第一男中音”的美誉。近年来,廖昌永致力于中国歌剧和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、挖掘、整理与推

广,这与上海交响乐团多年以来力推中国文化的理念不谋而合,此次选择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,正是见证。“推广自己的文化是东西方都在做的事情,作为中国的艺术家,推广中国文化是我们的职责。中国诗歌的文脉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,这也是属于世界的珍贵

财富。”他说。

近期斩获金钟奖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顾文梦将献演了丁善德作品《爱人送我向日葵》,这是描绘了一位姑娘收到下乡青年赠送向日葵后的喜悦与思念,意境浪漫。“用向日葵而非红玫瑰作为爱意的象征,奠定了作品深情而朴实的基调,歌词中的比喻

又蕴含着细腻的思绪,我希望塑造含蓄、甜美、充满内在喜悦的抒情音色,以着重表现其中层层递进的情感层次。”

章奥哲去年一举夺得了第58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金奖与最佳帕格尼尼协奏曲演奏奖,让他从还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就读的高中生一跃成为小提琴新星。他在音乐会上呈现陈钢根据歌曲《美丽的塔什库尔干》和刘富荣笛子独奏曲改编而成的《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》,以及克莱斯勒在旧金山唐人街观赏中国移民表演后有感而作的《中国花鼓》。

这场音乐会之后,余隆还将于当地时间2月25日晚登陆纽约林肯中心,将2026上海新春音乐会的热度延续至地球的另一端,执棒纽约爱乐乐团上演“中国农历新春音乐会”。他表示,当今不论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,都进入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时代,大家需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才能找到各自的身份认同——这也是余隆创办“新春音乐会”品牌的初衷,“这见证了音乐如何以其无远弗届的力量跨越边界、连接心灵”。



▲天蟾舞台。

▲曾经的天蟾舞台。

“远东第一大剧场”天蟾舞台100岁了 立志“好戏再唱一百年”

开台于1926年的天蟾舞台100岁了。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大剧场”、这座走出过无数艺术大师的剧场,以“好戏再唱一百年——‘百年天蟾’系列演出”来庆祝自己的生日。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2月6日,上海京剧院的封箱大反串剧目《拾玉镯·法门寺》,以轻松欢快、惊喜连连的形式,拉开了“好戏再唱一百年——‘百年天蟾’系列演出”的序幕。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总经理潘熠文介绍,演出季贯穿2026年全年,不仅涵盖京、昆、越、沪、淮、评等上海本地主要剧种,更广泛邀请黄梅戏、豫剧、评剧、川剧、

粤剧、锡剧、扬剧、梨园戏等全国代表性戏曲剧种来沪交流。

演出季除延续“京昆群英会”“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”等深受观众喜爱的品牌项目外,剧场还将继续推出具有鲜明特色的“乾旦坤生女花脸”“东西南北中·皮黄振蟾宫”“天蟾书会”等专题演出,展现戏曲艺术的多样魅力与创新活力。戏曲是角儿的艺术,对于天蟾这样的专业戏曲舞台,更是离不开

名家们的支撑。据悉,演出季精心策划三大戏曲人才板块:“蟾宫新咏”,聚焦当今戏曲舞台的中坚力量——中生代优秀演员,展示其成熟艺术风貌;“蟾桂常青”,为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举办个人专场,致敬艺术常青树;“青春上场门”,关注与扶持戏曲新生代,为青年演员提供绽放舞台。

今年是天蟾现址开台100周年,但其实“天蟾”品牌诞生

已有110年。1916年,许少卿取“月精蟾蜍折桂枝”的典故,为剧场定名“天蟾”,其初志或为压倒彼时的“丹桂第一台”。然而,“天蟾”二字所承载的雄心与格局,在其后的历史风云中,被这座舞台自身所经历的变迁与抉择不断升华。

福州路与云南路的交会处,天蟾舞台那道优雅的圆弧转角,早已镌刻在上海的文化地图之上,成为一道标志性的轮廓线。这一独特建筑美学的源头,需回溯至1925年英籍建筑师艾考脱兰的设计图纸。

1926年2月6日开幕当天,《申报》以“穹顶如伞,声浪无滞”八字,精准描绘了这座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声学精妙。八根钢柱撑起国内首创的两层楼座,3917个座位的规模冠绝远东,扇形观众厅确保视线无一遮挡,而那向前延伸4.5米的半圆形台口,更是将演员眉眼间的戏韵送至观众眼前。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在《小留香

日记》中动情记述,当他与董事长李徵五共同拉开首演幕布时,“掌声如雷贯耳,与台顶拱券共鸣,久久不散”。

在天蟾的演出史上,有很多浓墨重彩的记录。早在1919年,19岁的荀慧生便以“白牡丹”之名在老天蟾登台,一出《花田错》惊艳沪上。1926年,现址剧场(时名大新舞台)开台夜,他的《彩楼配》拉开新篇。次年,“南麒北马”周信芳与马连良在此首次合演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,一段梨园佳话由此铸就。1933年,为激励抗日士气,梅兰芳等人编演的《抗金兵》在此首演;1936年,其不朽名作《生死恨》亦于天蟾舞台首度搬演。

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在此轮番登台,留下无数传世经典。从“不进天蟾不成名”的行业传奇,到如今观众心中看戏曲的首选之地,天蟾舞台用百年时光,完成了一场跨越世纪的盛大传承。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,更是艺术的推动者,并将继续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,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,走向下一个辉煌百年。